

書

碑誌類下編一

古文辭類纂四十一

韓退之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
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元宗世蓋於時年十
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
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
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
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
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旣孝旣忠持官
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
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
王及州不解衣下令倍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
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

孝者忠是正端首子

事遷真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媚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感出則囚服就拜入則權勢垂魚坦坦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畔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王帥河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

儲欣曰叙大小之戰不見不遺最宜玩勿被他字受嚇迫不暇思

又曰左傳先申啟膝大殿之詞具澀前此矣

梅云叙功績摠括要害使當日情事宛然許國之法

又云歐公范文正公碑自公坐呂公短云亦同此核軸

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界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選嘍鋒蔡山陪之劍斬之黃梅大鞞長平鏖廣濟掀斬春檄斬水掇黃岡策漢陽行跳汝川還大膊斬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踏隨光化括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如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左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于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

彝將慎將鏐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戰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峻功蘇枯弱疆齟其姦猖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陞陞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韓退之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宏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邠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宏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關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歷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贈彩繪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

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履危蹈難歔歔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附焉夫人清夷郡太守佑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于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惟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旣明且慎終老無隙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斷石於此式垂後嗣

韓退之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倬贈尙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皋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

安祿山辟皋爲幕僚知
祿山必反伴與奉母南
奔祿山反遂大有名

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
諡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
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
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
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
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
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
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可用
卽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
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
復爲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爲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爲
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公旣辭謝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

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爲聲章因善與
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畱守東都諸帥有利病不能自
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
新舊令式爲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
治以和簡人以甯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
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痾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
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
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
喜聞若己與無有忌嫉者于頓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
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畱守東都爲上言曰頓
之罪旣贖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頓以
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
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

符堅命釋道安同
輩權翼并之

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于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爲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無費不待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門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存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毘無黨無仇舉世莫疵人所憚爲公勇爲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韓退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觀宏本傳及李光顏傳載宏以絮問橈光顏事與誌正相反退之諛墓亦已甚矣而文則雄偉首尾無一字懈

精神奕然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遊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元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倨倨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恭敬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師佐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

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于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存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于逸淮陷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丑亂於汴者吾苗婦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掬刈不足令震賊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說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譴喚呼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于曹以嚇滑師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告急公

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畱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宏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宏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宏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于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旣平公曰吾無事于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

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于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附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日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

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已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就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人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銘曰在貞元世汴兵五獬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

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羣雄偕
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嘯呻與其魄眴
左顧失視右顧而蹠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
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畱其討不逋許公預焉
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
來朝車馬干戈相平將平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
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
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攀生莫與榮
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韓退之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依次序述是東漢以來刻石文體但出韓公手自然簡
古清峻其筆力不可強幾也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瑄仍父子爲宰相

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瑄相元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
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
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日濡耳染不學以
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尙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
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
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士大喜還進
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
胄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
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
員外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辯傲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
材公之爲舉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
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
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

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沈公其孫公初為吏亦以門底佐使于南乃始已致既辨萬年命屏容服公緒卓殊岷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韓退之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古者書旌柩前即謂之銘故不必有韻之文始

可稱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

此銘既以感慨身世性情故於殿中君性情字行更不著一字於人眸子中著不着一點塵垢也解此始可占此文

殿中君與可銘而四十年間哭其三世則可銘一回首中百端交乘遂成絕代文情然亦幸唐時風氣尚古乞銘者不以爲簡若今時富貴人求銘則空有一篇冗泛行狀必欲執筆者依樣填入備其一事即乾然不悅安以此了滿清空好文字耶

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髦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退之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茅順甫云雋才逸興

君諱羣字宏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鄆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畱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于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爲

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詠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豪髮計畱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若有憂嘆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于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尙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儼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途闢佐三府治藹厥績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璞絕瑕謫甲子一終反元宅

合河蕭氏
尉粹家望

古文辭類纂四十一

碑誌類下編二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

古文辭類纂四十二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蓋塢先生云柳

慶仕終于宇文又不為侍中周書本傳可考封平齊公其封濟陰乃子厚六世祖旦慶之子也旦封濟陰公見柳集隋書本傳不載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

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

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

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坐人名

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

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擬
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
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
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
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
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
不能者令書爲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
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
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
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
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
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
卜朝將拜疏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

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
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譔譔強笑語以相取下
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
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
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
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媿
矣子厚前時少年勇于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
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
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于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
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
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
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
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

辨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因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退之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元宗世為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為陳雷守領河南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

載梅本自歲

此本說署敬重不少
犯唐門誤解顯然
然非檢孫遊傳及李
習之傳無以知錄事
之尊凡政一代之事
必知一代之典章董
塢先生精於政訂故
惜抱不失之空疏

貌魁碩長於文辭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倖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椽江陵半載邕管奏君為判官改殿中待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視
蓋塢先生云此言署能使諸曹嚴畏不敢平視
 敢平視
茅順甫以為不得意處大誤唐書遜遜傳載孫
 簡論品秩云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操
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又李習之
 與河南尹論復故事有云司錄入院諸官于堂上序立司
錄揖然後坐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于西
 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觀此是司錄之駕于諸曹也又宋孝
武起兵討元兇時以顏竣領錄事兼綜內外是州府重任
 在錄事由共食公堂仰首促促就哺歛揖起趨去無敢關
來久矣
 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
 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它遷
 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
 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

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縣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謹爲賀改澧州刺史民歲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畱噤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豪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于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

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于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而不久生唯其頽頽以世厥聲

韓退之太原王君墓誌銘。

此文已開王荆公誌銘文法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旣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

極本注云禁浮屠
及老子當衍

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于國家
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
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權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
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
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
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像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
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于庫米餘于廩朝廷選公卿于外
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
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
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
側公之爲拾遺退朝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
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
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在同列未嘗比

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
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
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
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
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
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
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會祖諱元曠比部員外郎
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
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
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宏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
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尙
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

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
萬世之藏

韓退之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此篇非韓公用意之
作惟銘叙姓氏稍奇
崛然於竇年生平與
與其竇可不入選昌
若稍嚴於選韓而
多登柳州碑誌一
而篇以盡文章之
變

梅云後不書妻之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
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
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于大歷初名能爲詩
文及公爲文亦最長于詩孝謹厚重舉進士及第佐六府
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
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
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
公尚書之墓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于江東尚
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
輩皆曰莫先竇生于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

氏表殆世婦公耶

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
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
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遺奏進官職公視從
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
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畱守東都後佐畱守
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
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
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
官守令慎法寬惠不刻教誨于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
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
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泗州刺史
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
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

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日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
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日某日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
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于今四十年始以師事公
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
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寶逃閉腹子夏以再家寶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
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
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

韓退之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昌黎蓋鄙張之請故沒其名噎暗以爲生蓋卽謂之耶

范陽帥張宏靖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
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節中御史選詔卽以爲

御史其府惜不敢畱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
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
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
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
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
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士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辨幸
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
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餘人非時者
言動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出君君出罵衆曰汝何敢反
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于軍中同惡者父母
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
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
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

元章梅本作元寶

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于其帥馬僕射為之選于
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章者使以幣請諸范陽范
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
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
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
即自視衣褥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禁其家無
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
至十數萬營治勤勵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
飢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
開封尉某之女于余為叔父孫女君嘗從子學選于諸生
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羣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
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暗以為生子獨割也

梅云靈憲云然暗視
明無所屈是以視望
之若大縣明曉明
還自存故望之若
小公蓋鏡此數語
成文

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拊也知死不失
各得猛厲也白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
之坦也此銘隔句用於故或謂高之二字宜乙轉予謂母庸乙但
韓退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茅順甫云澹宕多奇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
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辰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
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
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
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
歌吟抑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
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
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

李惟簡者實目之子也諱
胡素家自歸京師已而先
叔家嘗相廷相惟簡防守
甚密德宗幸奉天開國建
行在由是著忠孝節古士
節度使

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
卽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
待益厚奏爲其衛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
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
官榆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
入闕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
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卽薦明年
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
卽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甯令祖微右
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
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
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
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

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卽謾謂媒媪吾明經及第且選
卽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爲媪謝諾
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媪曰無苦
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褒以往翁
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軸果信不
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
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拄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
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
幽墟

韓退之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

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

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
 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
 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為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
 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
 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類
 納之太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繫公之功上介尚
 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間其所為每稱
 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
 詣門請交屏所挾為太師薨始以祕書郎選參軍京兆府
 法曹日伏堦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己見歲中奏為
 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
 中萬年令兵誅恆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為糧料使
 兵罷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于公因

觀子姓叙法便知古人
 矣字子今不同若令必
 曰公再娶皆鄭氏元配生
 子某之女嫁某繼娶生
 一女未嫁若再娶非一
 姓則且曰某某皆某夫
 人出季女某夫人出矣一
 落筆便不典雅可哂
 同歸于盡齊物之旨
 知其與可奈何者惟
 吾之若命而已

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
 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
 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
 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
 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
 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日從直曰居敬尚小長
 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
 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沒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
 大臣高其行白為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澥問銘
 于太史氏韓愈愈則為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驟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
 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韓退之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屢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

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

士子至其縣食

方侍郎云此用春秋鄭伯髡頑卒于鄭書法以發疑也

遂卒年五十

七公卿大夫士相弔于朝處士相弔于家君卒之九十六

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遂詔贈君尙書

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

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于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

于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

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

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

私公苟畱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畱一歲再奏自監察

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

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

君始娶宏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妃女

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耐從卜人言不耐君母兄幾尙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章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合河肅氏
列粹家訓

古文辭類纂四十二

碑誌類下編三

古文辭類纂四十三

韓退之李元賓墓銘

○或疑此爲公少不極志故流肆非也嚴潔是公卒乞即使晚年執筆亦不過如此

若此文者豈獨非韓文志銘中上選哉凡古文人用意文字率皆簡潔此文及永并志尹師魯是也但二文又有別此文發揮全在銘容故略于志尹師魯志已實嘗故銘辭從簡元賓之死習之亦以爲天地鬼神之無情又謂雖不承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一時名流推許若此故退之作志一字不敢苟其云才高乎富也而行出乎古人已括矣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殮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此書石而約諸壙也葬期既迫且不備禮故略誌生平而於銘辭中推重其文行察之百餘言足以傳矣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天已乎元賓才高平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乎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韓退之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可卒其僚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于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畱或畱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媯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讐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迹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註紛羅

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韓退之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于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于斯極矣生而其家富貴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

極本與記字

曰然無不意滿常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
罷之以此出爲絳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
州絳絳之人至今皆曰于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
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
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
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于辭於聲天得也
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
銘曰

惟古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勦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
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
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退之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

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
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
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
嗚呼吾尙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
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
生諱郊字東野父廷玠娶裴氏女而選爲昆山尉生先生
及二季艷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
而操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
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搭擢胃腎神施鬼設問見層出唯
其大翫于詞而與世抹撥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
開先辭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
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卽去間四年又命
來選爲溧陽尉迎待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

李觀薦郊於梁肅補
胡書曰郊之五言其有
其處在古無上其有平
處不願二謝其爲名
所推許以此

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于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里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閩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鄠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于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于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嗚呼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韓退之河南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

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婉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熒熒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間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甯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旣壽而康旣備而成不歎于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梅李妻劉下與氏字

此銘與襄陽盧丞

墓誌銘皆銘法之

極變化者世莫能

效法不可不知

若爾梅李爾若

韓退之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為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謹父孝新皆為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為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

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為銘

韓退之女挈壙銘

以刑部侍郎稱少秋官此如以御史稱端公之類皆徇俗不典雖昌黎為之而不可法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

少秋官之稱實亦退之一代大儒奈何亦致銑銘此戶體供俗人指指耶

此篇魂氣與不之也進一
解

8

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譴之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振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卽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挈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唯永甯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銘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既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于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謝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

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蒞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緇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沒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上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謝也挈之信也絕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

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
福宜是與百越藜藜躡鬼杵望存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
其銘旌爾忽忘

子厚志銘高文不止此也裴瑾李福姜夢等篇皆年
小傳占遲之齊駭者也不知何以都不入選

合河肅氏
耐粹家語

古文辭類纂四十三

碑誌類下編四

古文辭類纂四十四

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真西山云按

記聞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

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于

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

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亦

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

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

伏而去故歐陽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

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

聞自削去驩然戮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為

其子弟擅于石木改動文字令公亦罷六字為陝西經畧安撫

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公亦罷六字為陝西經畧安撫

茅鹿門曰歐陽公碑文
公僅千四百言而公之生平
已盡蘇長公狀司馬溫公
矣萬言而上似猶有餘
善歐得史遷之體好于
叙事更裁節有法自
不煩而體已完蘇則所
長在策議能橫于史宗
學或短此二公互有短
長不可不知

同書葉鹿門此於此也
行狀之神宜詳志將
以歸史館太常寺傳
空溢非如碑誌之文
可以裁節者也明人
多不學不意鹿門之

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于

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
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于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
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困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
承其善意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
之心之餘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
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于集中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傳
也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
而特書之據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
其後日誠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
青天白日無一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于一
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
于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
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
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
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
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
為武甯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
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埽一

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
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于仁義祥符八年舉
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
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
齡為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
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
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八一以自信不擇利
害為趨捨其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
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
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
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有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
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

時而獲持於身後及
擊之日此趨舍不避
利害之大者

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
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
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詔
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
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
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
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
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
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
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
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
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
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

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
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
乃以公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
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
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
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
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
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
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于延州築青澗城墾營
田復承平永平廢塞熟羌歸業者數萬戶于慶州城大順
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一本無此句又城細腰胡蘆于是明
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與將
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

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于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既字失計乃引去于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臂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于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

當日西事任用特
范實亦政府之力
至公之大用仍歸主
知則公之與曲年
明矣

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賤羣士大夫各持一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一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嘆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

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南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顧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昇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一有贈以兵部尙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縉紳一作處士林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

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于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艱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沒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歐陽永叔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艱梅本作難

8

儲欣曰大人物大文章整序相業綱提目應有通身之綱目有一肢一節之綱目相其布置何啻將百萬師

梅云事經弁州手
輒疑其非實宋
人亦有此病弁州
遍點宋人少精
神

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
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
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于王氏而勛其子孫天子曰嗚呼
惟汝父且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
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
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且墓碑未立汝可以銘
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
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
皇祖諱徽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
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
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

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
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
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
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
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
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
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
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
誥潮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
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
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
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
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

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嘗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

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有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于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

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于是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褒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耶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柰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于上者公輒引咎

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死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甯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于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托卿而卿病如此因命

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

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沒而長配于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于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爲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

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公在相位
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
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
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
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公考
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
詩歌以諗廟工

古文辭類纂四十四

碑誌類下編五

歐陽永叔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方侍郎云空明澄澈無一滯筆

古文辭類纂四十五

8

此亦書丹納壙與退之書
元賓墓銘略同唯此誌
者銘者者一人書者又
一人爲金石遺例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
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
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
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
古輒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
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
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
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
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
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

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儷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各山水作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為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儷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

儲欣曰公堯夫子野表志似從韓子馬少監一篇脫胎然卻復得如此風晴雨冥鶴啼猿嘯使人黯然而銷魂

同書業儲論文善矣然須知此是改葬後立表故從允後十餘年人事不同處生出感慨又與它文稍有別

8

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定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于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為進士賜出身云

歐陽永叔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一本作京兆後為

泰州如臯人一作海陵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

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

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
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歷四年天
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
是建太學於京師而存詠講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
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
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字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
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
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
言談舉止一本有遇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
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
拜一有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
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甯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
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

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
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
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
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
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
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
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
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誌
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
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
陵歐陽修述

歐陽永叔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

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飢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資悉散以贖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資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糴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于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

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

三日曰當爲連公

一作當與處士

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

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歷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尙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尙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

一作云

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歐陽永叔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

梅本無正字

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
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
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
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正立望其容貌進
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于友
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歷中
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
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于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
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
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
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
民間其來謹曰此刻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
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

梅本作萬餘人

儲欣曰洗雪了君事者
亦甫一志最精拔公相
舒徐詳雅且原平賊
平時遠海及天子之
以控之而後用之者不
後自措一詞而御史之
將再坐之虛語此自以
使人以爲實矣此何非亦
有兩能及也

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
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才行選及在
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
削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
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
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
殺將吏有衆萬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
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
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
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
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
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
饑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

臺諫受命之初豈無
嘉謀大猷所以入告而
切翻十竹年已考
之成素乎史氏刻
識全在冷筆恒留
冰而事也

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
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
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
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家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
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
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
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
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于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
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
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
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
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隣皆舉進士
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

世間豈少丁君之流負
諸議不能自明者苟以
為亦非輩於身後伐
石表之亦無憾
庶幾下梅本無以字

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之生平履
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于窮達壽
夭知有命固無憾于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
止于斯者不能無恨也于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
辭以表見于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存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于其親友于其兄弟居父母喪
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
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
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為問則非
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沒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
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
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于哀而已不

今人居喪更有不忍
言者矣即予今日以
街恆之身久幽園土尚
有不應古禮者讀
此通身汗下

子俞通經能文而永林
獨舉其孝行爲世勸
古人之取人如此

十一 極本位一十

必合于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
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
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
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
其下在下者無所望于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于周君有
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
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
知高安甯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
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
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
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于毛鄭詩左
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
宗族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

有能政有文集十一卷君有子七人曰諡鼎州司理參軍
曰洗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諲曰說曰誼皆未仕嗚
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于事君而忠仁于宗族而睦
交于朋友而信始于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
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
隕也哉

歐陽永叔石曼卿墓表

方侍郎云章法極變化語亦不蔓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
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
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
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
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于時

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繇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存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甯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

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藉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於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以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設施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甯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

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甯或毀身污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儲欣曰歐陽公文說者曼卿便勃有言氣讀墓表其言曰

歐陽永叔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大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

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旣而皆以進士舉於鄉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尙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於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於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於一時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

此表可不錄豈以子
方重耶

英爲鄧城縣令世勸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
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歐陽永叔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剛
嘉祐四年冬天子旣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旣
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
尙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爲右羽林
將軍府君諱棋字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爲錢塘人曾祖諱
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爲建威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
吳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尙書職
方郎中累贈禮部尙書府君以父蔭補太廟齋郎改三班
借職再遷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
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於官享
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

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
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爲御史
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竦動天下已
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
爲祕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爲尙書主
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
其爲尙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
君爲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
君爲驍衛將軍蓋自登於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於天
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遊縣太君
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
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
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歷三

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為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為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為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于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歐陽永叔瀧岡阡表

儲欣曰千百年墓表中有數文章豈惟居士集之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

孝子

仁人

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于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于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

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于中者耶？嗚呼！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縣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

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我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

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于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于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甯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尙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古文辭類纂四十五

卷之四